



江先生还是笑着，从第一次见他，就觉得这个人这辈子不会难过。他的肩膀宽厚，他的背脊依然挺直，他哪怕离去，眼中都不失坚定。

“我每去一个地方就给你寄明信片哦。”他说着，像极了电影里的台词。

“好的，保重。”

火车驶入，急促的轰鸣声如同在催促脚步。江先生望我良久，最后缓缓吐出一句：“多读书。”

他转身要走。

“江先生。”我叫住他。

“怎么了，小志愿者？”

“我可以抱您一下吗？”

他没有回复，但却俯下身子，给了我一个温暖又心酸的拥抱。

江先生曾经的小猫蓝眼睛一直在叫，把宿管阿姨引来，我被带去记了警告，让我以后不许在宿舍里养宠物。我抱着蓝眼睛坐在学校外的长街上，想着以后怎么办。纸青蛙又跳过一段年华，我收到几张来自江先生的明信片。

“亲爱的小志愿者，我在此衷心地祝你愿你，健康无病，一生平安。涅槃乐队里的涅槃给你，主唱我来当。做你自己。”有一张明信片上写着。

我读懂了信中的含义，崩溃大哭起来。

分开时的拥抱算作缘分的画圆。我从他身上学会的不仅有知识、性情，更能够对抗未来磨难的正石心脏。

我会记住你，无论多年。

故人离去如时光不可逆，过往我常因没有在初见你时就做好向你伸出手，袒露心扉的准备而意难平着，但时至今日我也想明白，要像你那样接受命运给的一切。

我的意难平伴随着全国疫情蔓延开来。我申请去做了我们社区里的志愿者，用的是自己的姓名。

我，要做最好的自己。

做最好的自己(小说)

时间到了，我监督江先生吃药。

这时我仔细看了看他，他就是普通大众的模样。我想，他应该是发现比较早，还没有出现病症后期的状况。

阳光将他的剪影轮廓投射在墙上，背脊挺得笔直。

他的背，还能挺多久？

“抱歉！”我一个走神，将药丸弄在地上，赶忙去捡，却碰上了江先生的手。

“抱歉。”我又说了一句，手完全缩回去了。

江先生还是笑盈盈，一遍遍在我耳旁说没事，然后把我搞出的残局收拾干净。临走前，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

我忽然紧张起来，回忆种种，我的各种行为没有做到一个合格志愿者该做的。我慌忙逃走了。

夜晚，辗转反侧。

撑不住内心折磨，我打开手机决定和何舒婕本人说，这份兼职我不干了。

“叮——”

手机传入一条验证消息，有个名叫“猫”的人请求添加我。

我通过后，对方立马发来一条消息。

“今天谢谢你，小志愿者。”

良久，等晚风把我的右半脸都吹得冰冷，我在对话框上郑重打下几字。

“没关系，江先生。”

后夜，我花了许多时间浏览网页，去看关于艾滋病的相关知识。抛开那些令人难以入眼的伤病症状，他们原本的模样也是江先生那般，即便普通也有微光可照。

次日清晨，我买好早点等在江先生家

门口，他开门看见我，眼里充满惊讶。

“小志愿者？这还没有到时间。”

“江先生，一起吃早餐吗？”

这次的饭局没有昨日的生疏与拘谨，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，说绿萝如何养护，说猫咪怎么照料。

最后他问到我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我愣住，片刻后答：“何舒婕。”

他摇摇头：“你的名字？”

我手中的筷子停住，眼里盯着夹住的油条，恨不得此刻一头扎入汤中。

我告诉了他。

江先生笑起来，“你的名字更好听，为什么用别人的呢？”

话音掠过心口，我大胆了些，跟他讲，何舒婕花了800元雇我替她完成社区志愿活动，这样她可以在学校里加分，我也有了旅游经费。

江先生眼睛一亮，问我想去哪里？我摇摇头，先有钱吧。

其实我骗他的，我生性胆小又心无志向，没有什么潇洒的脾性，我只想要钱。

后来，我们从一款小游戏聊到欧洲绘画史。

某天，他问我：“画得那么好看，为什么不给人看呢？”

话音刚落，我的脸瞬间涨红并把手上的速写本收了起来。

原来他早发现了。

“画得不好……”

“画得不好也不能成为你帮别人代笔的理由。”他说时有些微怒。

是窗台上精心养护的绿萝，还是搭在电视机上的白色纱巾。

一只蓝眼睛的布偶猫跳入视野，它不怕人，站在桌子上歪头看我。

我有些惊讶，刚伸出手又僵硬地收回。

“别怕，它不咬人。”江先生走过来，将猫抱在怀里，他看着我，眼角带笑，“小猫没有艾滋的。”

猛然间，我内心的某处被敲打了一下。

江先生烧得一手好菜，他在格子纹桌布上摆满菜品，热气缥缈而上，我望着忙碌的他，犹豫要不要帮忙。

“我给你拿碗筷。”

他从厨房里拿出一套崭新的一次性碗筷，看起来准备许久了，放在柜子里，我估摸着，应该有15套。

这顿饭吃得安静，疏离。

我除了拿出手机拍照记录，便再没与他有交流。

饭后，我们坐在社区内一处围墙下，墙上爬满凌霄花。

午后连蝉鸣都变得慵懒，困意在安静的氛围中飘动。我实在讲不出什么，本就是假的志愿者，那些所谓的培训也并没有学到位，现在被不知所措包围着，试图低着头熬过这一个小时。

江先生那边有了动静，我用余光看去，他将手机打开，好像想把蓝牙耳机递给我，可又没有。

他最后把音乐外放出来。

气氛不再凝固，哪怕依旧没有话语。

志愿之光



制图：宋宝颖

河边的翠竹(小说)

本子上只写了一句话：“河边的翠竹郁郁葱葱。”没头没尾的一句话，用红笔写的，很是刺眼，李青阳被这句话有些震慑住了——他不是一个寻常孩子。他仿佛能看见赵小新眯起来的眼睛里，藏着无尽的秘密。

志愿服务开展到一半，校园外的巷子突然出了事。赵小新和几个同班同学吵了起来，赵小新的书包被几个同学抢走，书本撒落一地。李青阳听到消息后，风跑到巷子，看见赵小新脸色通红，寸头上的头发根根直竖，紧咬着牙，像一头发怒的小野兽，死死地扯着书包。几个同学见到老师迅速蔫了下来，松开了手。

“你们在做什么！”先冷静！受伤了吗？什么事情好好说。”

“老师，我新买的铅笔盒不见了，那是我爸爸寄给我的。赵小新的爸爸是小偷，肯定是赵小新偷的。”一个孩子嚷着。

“不是我偷的！”赵小新嘶心裂肺地吼着。

“如果不是他，他为什么不给我们检查书包！”

“不行就是不行！”眼见着赵小新又要冲上去，李青阳赶忙拉住。

好一顿安抚教育，陪着几个孩子找到那铅笔盒，原来是落在学校操场的石椅上，再让他们向赵小新道了歉。看着还在呼呼喘气的赵小新，李青阳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，说：“来吧孩子，我送你回家。”赵小新这才轻轻点了点头。

漫天灿烂的夕阳给村子里蒙上一层滤镜。石板路上，两个人的影子越拉越长，好像要长到天边。这个瘦弱矮小的孩子耷拉着头，手紧紧抓着书包带。李青阳走在旁边，听到了他一声一声的啜泣。

“李老师，你认识许一帆老师吗？”赵小新忽然抬起头。

这是李青阳第一次听见赵小新说话。许一帆是上一次这个志愿项目的队长，今年4月去西藏支教了。

“他是我的师兄，去西藏了。你有什么话对他说吗？我可以帮你转告的。”

赵小新摇了摇头。

继续走了百来米，沿着金钩村小河的翠竹，走到一座小平房。赵小新在河边洗了把脸，擦干净，蹦蹦跳跳地走进棕色调的小房子。李青阳跟着进去，屋子里的陈设简陋而古朴，但是很干净整洁。赵小新的奶奶看见他们，连忙扶着拐杖晃悠悠站了起来。

“奶奶，这是老师，刚才在学校打扫卫生，晚了一点点，我先去做饭啦。”

赵小新自顾走进厨房，不一会儿响起锅碗瓢盆声。赵奶奶告诉李青阳，小新的爸爸在他5岁时便误入歧途被判了刑，小新的妈妈为了养活家人远走他乡，只留下小新和奶奶一起生活。

“我孙子真的懂事，就是命苦。”赵奶奶说着说着，差点落泪。

半个多小时后，赵小新在桌子上摆好几道家常菜。李青阳推辞不掉赵奶奶的邀请，便留下来吃晚饭。李青阳看着桌子上简单但可口的饭菜，还有墙壁上十几张黄灿灿的奖状，不由得一阵心酸。

很快吃完晚饭。天色暗了下来，李青阳和赵小新坐在门槛上，天上数十颗星若隐若现，沉默在墨色的夜空中。农村的夜晚蝉声喧嚣，竹林的叶子和风吹声絮语。

“你们会走的，对吧？”小新低着头，小声问。

“嗯，但是我们会想你们的。”

“会回来吗？”

“不能回来了。”李青阳不想骗孩子，他知道一次善意的欺骗，会让孩子一年又一年失望。

“为什么总是要离开呢？”李青阳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长期以来，他觉得志愿者的到来是一种对孩子的馈赠，但从来没有想过，志愿者的离开或许可能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。

他一时愣住了。

“老师，其实我什么都知道。爸爸妈妈、前年的秦老师、去年的许老师，还有我的同学都会走，还有你，也会走，就像下雨时的蜻蜓一样。”

让每个孩子心灵富有(散文)

张译方(23岁)

2021年的第一天，诸事安稳，朋友圈和空间里铺满了亲朋好友们热热闹闹的年终总结，弄得我一时也有几分心痒。可提起笔来，逝去的光阴在眼前奔腾而过，却又不知从何忆起。一抬头，忽然瞥见了之前给志愿学校的孩子们写下的摘抄书签，不由会心一笑。

有一句话说：“生命不在于你活了多少日子，在于你记住多少日子。”那么，什么样的日子更容易被记住，什么样的岁月更容易留下痕迹呢？我想，我们往往格外钟情于这样的时间——有质量的时间，有温度的时间。很幸运的是，“开绘啦”给了我们兼得的机会。

很多人看到“开绘啦”三个字，第一反应都是这是一个教孩子绘画的志愿项目，但其实不然。湖南的“开绘啦”，是一项通过培养专业的绘本情商课志愿者讲师，为少儿开展体验式绘本教学，从爱、生命与感恩等主题出发，让孩子在生动的绘本讲授过程中培养共情能力、人际交往能力与自主阅读习惯等的志愿项目。

在每周四室友躺在寝室刷视频时，我只身奔去来回车程4小时的小学与孩子见面，几乎每次下车都要蹲在路边缓上好一会儿；备课笔记积攒了厚厚一叠，课前的排练试讲要打起十分分精神；班上个别孩子漠视规则的行为让我焦躁，直到半夜仍在脑内排演合适的应对举措……中途有志愿者选择了退出，但更多人选择了坚守到最后一刻。

在一次请假情况较严重的会议上，社工小姐姐严肃却又温和地告诉我们：“希望大家能记住的是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或许一次请假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，但对孩子们来说，他们每周四的下午，都是只留给你一个人的。”

在这日复一日的坚持中，我从怯于上台的新手讲师蜕变成了落落大方、沉稳自信的绘本分享者。

在每期的绘本课堂中，我印象比较深的是《穿靴子的猫》。一方面这是我当讲师后讲授的第一个绘本，孩子们的反应也很积极，给了我很大鼓励；另一方面，这个故事情节非常有趣，不论是猫的种种妙计，还是绘本人物神态的刻画，寥寥几笔人物形象就跃然纸上。我觉得我不是在讲绘本，而是变成主动和孩子们分享和演绎我知道的故事，收获一样的惊喜和兴奋，这种感受特别美妙。

记得在讲这个绘本的时候，为了渲染最小的弟弟一贫如洗，我说大哥哥有了磨坊和驴可以一起生活磨面粉卖钱，家里也有粮食；但是弟弟只有一只猫，家里连粮食都没有，连老鼠都不来偷吃。有个小姑娘举手说，弟弟可以把这只猫借给大哥哥哥哥帮他们捉老鼠来换钱或者粮食，因为他们家里有吃的也会有老鼠，这样，弟弟也就有生活来源了。这个让我意想不到却很很有创造力的答案，让我特别喜欢。

不是你来教孩子什么，而是要去感受

孩子能教给你们什么。孩子是让人惊喜的宝藏。渐渐地，我发现，孩子真是很可爱的存在，他们懂得很多，却又常常懵懵懂懂。

我之前和妈妈说过，我其实更喜欢教小学的孩子，因为我期待他们也很欣喜与混沌未知的生命相处。他们对我说，更像破土的嫩芽，迫不及待地在这个世界上横冲直撞，呈现出一种生命的鲜活与恣意。而我们需要做的，是为他们适时搭上攀缘的长杆，在他们恣意到要把根系都抽出地表时认真提醒：“不可以这样哦，把脚放回去。”至于其他的，耐心等待就是。毕竟一位园丁种下的是真种子，而不是丑兮兮的塑料盆栽。

最后一节课告别视频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又渐渐有点伤感。

我听到有个小姑娘讲了一句，老师，这好像在写小说呀。有个一向积极的小朋友看完视频很开心地告诉我：“我教了一下，我整整出现了6次！”我只是微笑。

我看着他们说：“我们班里，有每节课都坐得端端正正，听得全神贯注的同学；有特别会阅读，而且每次回答问题都能给我惊喜的同学；有画画很好的，踢毽子特别厉害的，会主动上来帮我弄电脑的，交代的東西带得特别全的，当然也有上课上一半抱着球跑进来的……你们每个人在这里都很特别。我祝你们都能变成自己最喜欢的样子，身边常伴温暖，永远心热热爱，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祝福。”

有个小女孩儿接了一句：“我希望我长大后变成美女！”我忍俊不禁，但很赞同地回她：“变成美女很好啊，我也想当美女，我到现在也还在努力呢。”

临近期末，“开绘啦”文案组向所有志愿者征集几个问题的回答，其中一个问题是：“通过‘开绘啦’的教学，你对未来的职业有什么不同的规划吗？”我思考了很久，最终写下了下面的答案：

其实长期以来，我对自己的职业规划都偏向做一名老师，也一直在此为此努力。所以与其说“开绘啦”让我选择了做老师，不如说它让我渐渐明白了，怎么样去努力成为一名好老师？你该如何发掘孩子的无限潜力？你如何能让孩子受到最多的鼓舞和启迪？所以我很庆幸能与“开绘啦”相遇。

在孩子那里，一些人避讳死亡，避讳战争与黑暗，可突然一夜之间成人的界限一过，又转而叹息：他们或许被保护得太好了，这让他们幼稚、脆弱、大惊小怪。我总觉得不该这样的。再后来，我遇到了“开绘啦”，这里的动物为了生存夺走其他动物的生命，却又忠诚地守护在主人身旁；这里有十面埋伏下的金戈铁马与英雄末路，有苦痛战争下在墙角盛开的小白花……这里的对错分明又不分明，会问你一句“你认为呢”，而不是告诉你这样做是好还是不好。

我敬佩在这背后默默坚持的所有人，而我也愿意带着这份感动，继续走下去。

编者的话

有故事发生的

地方,就有文学。当

文学爱好者成为志

愿者,当志愿服务的

故事成为文学作品

的创作素材,一段

段支教教经历、一

次次志愿经历,志

愿者们伸出的一双

手、留下的一个个

笑容……都会渐渐

沉淀为记忆中荡涤

心灵的丝丝感动。

——《中国青年作

家报》编辑部

袁心如(23岁)

我们不能永远陪着你们。但是我们的爱可以。如果你们长大后，也把你们的爱送给需要帮助的人，那爱就可以传递下去，我们也就不会孤独了。

大学生们到了金钩村那天，成群的蜻蜓在低空急促盘旋，天空的乌云好似不堪重负，下一秒就可以炸裂，进涌出岭南夏季最热烈的雨水。十几个孩子一股脑儿从溪边跑来村口，好奇地张望着。只有赵小新，孤零零地跟在后面，踢着地上的石子，又举起一只小手，感觉自己的手几乎要碰到最低的那朵乌云。

队长李青阳露出笑脸，望着第一次见到的孩子。为了准备这次暑期短期帮扶留守儿童儿童的志愿服务，他和同学们不知道熬了多少夜晚。他扛起最重的文艺汇演物资，往村中小学走，忽然看见了站在角落里瞟着他的那个寸头小男孩儿。他的心忽然被什么刺痛了一般，随即友善地朝孩子笑了笑。

志愿者们和孩子们不过两天便熟络起来。课间，年龄小的孩子们总把大学生一圈一圈地围住，用湿漉漉的眼睛望着小老师们，听他们讲来自远方的神奇故事。年龄较大的孩子就和老师们跳大绳、打篮球，像从林里新生的小鹿。

李青阳天天忙碌，生怕工作有半点差池。他看着窗外那些活蹦乱跳的孩子们，还有办公桌上堆满的手工作品和小零食，他想，这大概是世界上最会表达爱的孩子们。

唯一的麻烦，就是赵小新。他仿佛没有情感，更别提爱。他的世界和别的人有一层厚厚的墙，他没认真听过讲课，只会教室的窗边晒太阳，眯着眼睛，不管什么时候书都不曾放下，脚上破旧的拖鞋与水泥地板摩擦发出沙沙响声，这个响声从第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。李青阳曾经用尽量轻松的语气问他，为什么从不把书包放下来？但是不管怎么套近乎，赵小新就像是座沉默的山丘。山坡上还长了个书包。

和队员们商量后，李青阳给孩子们布置了每天一篇日记的任务，写什么都可以，主要想了解孩子们的心理。实际上，李青阳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赵小新。

任务布置下去，第一天，赵小新的日记